

袭击者高喊“反对介入叙利亚！”拒绝谈判逐个“枪决”人质

恐袭已上升为对法国的“战争行为”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斌

法国首都巴黎13日晚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8人死亡,25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巴黎警方称,在死亡的袭击者身上发现叙利亚护照,其真实性尚待鉴定。调查人员认为,这名袭击者可能在叙利亚境内接受过“战争训练”。

幸存者悬挂窗台躲避射击

根据法国《世界报》整理的消息,13日晚恐怖分子共对7处地点发动了袭击,其中6处位于巴黎市区,另外1处是巴黎北郊9省的法兰西体育场。袭击发生时,法兰西体育场正在举行法国国家足球队与德国队的友谊赛,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现场观摩比赛。由于现场安保极为严密,3名自杀式袭击者未能进入球场,其中两人在入口处引爆身上的炸弹,另一人在附近的一个餐馆内引爆炸弹,包括袭击者在内共造成5人死亡。法兰西体育场是法国最大的球场,也是1998世界杯的主会场,对法国而言有着重要意义。

死伤最为惨重的袭击发生在巴黎11区的巴塔克兰音乐厅。袭击发生时,一支来自美国的乐队正在此演出,有分析指出,这或许是恐怖分子选择该音乐厅下手的原因之一。袭击者进入音乐厅后,直接用AK47自动步枪对现场观众进行扫射,导致现场一片混乱,多人受伤,大量观众被劫持。据幸存者介绍,袭击者劫持人质后拒绝同随后到场的警方进行谈判,反而抓紧时间对现场的警

者和人质进行“逐个枪决”。警方发现这一情况后攻入音乐厅,袭击者随即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更多伤亡。

除了上述两处袭击地点外,还有一家餐馆、一间酒吧以及三个人流密集的街区遭到袭击。据一位酒吧袭击发生地的现场目击者说,袭击者携枪进入酒吧后对着正在看球的顾客密集射击,然后酒吧内一片寂静。法国电视台公布的一段由网友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袭击者枪法精准,一处袭击地点的后门处躺满了尸体,一些侥幸逃脱的人拖着同伴的尸体艰难前行,而在建筑的四楼位置,一些幸存者从窗户爬出,双手悬挂在窗户外边缘以躲避射击。

截至记者发稿时,巴黎市中心仍有零星枪声传出。

入境难民中或混有恐怖分子

据报道,13日夜间发生的系列袭击已被定性为“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前法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是1961年6月18日巴黎圣特拉斯堡的列车爆炸案,当时共造成28人死亡,而在此次袭击中丧生的人数是1961年爆炸案的4倍多。今年1月7日发生的巴黎《沙尔利周刊》枪击案共造成12人死亡,同样震惊世界,但与此次袭击案不同的是,恐怖分子当时并没有朝《沙尔利周刊》工作人员以外的平民开枪。

法国中东问题专家弗朗索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恐怖袭击相当于法国的“9·11”事件,将对法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他表示,此次恐怖袭击与

今年1月发生的《沙尔利周刊》袭击案有很大不同。首先,袭击者在7个地点同时发动袭击,显然经过缜密策划;其次,袭击者不戴面罩,不做伪装,身上捆绑炸弹,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第三,袭击者选择周五夜间发动袭击,场所选在正在举行比赛的球场和正在举行演出的音乐厅,并且拒绝同警方谈判,甚至对现场人质“逐个枪决”,显示其以提高杀伤人数为目标;第四,大多数袭击者“只会讲阿拉伯语”,来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应是通过难民潮混入;最后,袭击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目标,而是针对整个法国,不同于传统的“独狼式”袭击,已经上升为一种“战争行为”。

法国媒体表示,袭击者在开火时高喊“为了叙利亚!”、“真主伟大!”、“反对法国介入叙利亚!”等口号,显示出袭击者“清晰

的政治意图”,也说明袭击者是为了报复法国于9月底开始的针对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空袭。但奥朗德表示,法国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空袭将继续。在谈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是如何进入法国境内时,此间媒体转述黎巴嫩媒体的消息称:“每50名入境难民中可能就有1名混入的恐怖分子,考虑到法国已经决定安置上万名难民,保守估计,目前在法国境内至少还‘潜伏’着上百名恐怖分子。”

弗朗索瓦认为,事件会加剧法国民众和中东难民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昨夜在法国加莱地区,已经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火烧难民营以发泄不满。而另一方面,法国未来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反恐形势。今年7月,法国南部马赛附近米拉马军事基地的一个军火库发生盗窃案,至少190根雷管、40枚手榴弹等一批塑性炸药被盗走,这批军火目前还未找到,是否与13日的爆炸案有关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潜入法国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轻易地获得自动步枪、炸药等武器,他们不打算与法国政府谈判,且抱着必死的决心,这将给法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本报巴黎11月14日专电)

国际反恐形势进入新历史阶段

美国反恐战略和中东战略的失败无疑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重要根源

专家视点

■刘中民

继年初发生《沙尔利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巴黎13日再次发生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国“9·11”事件。

“伊斯兰国”黑色魔力日益扩大

巴黎“11·13”恐怖袭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并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

当前,“伊斯兰国”影响的范围大致可以划分为由里及外的四个圈子:第一个圈子是“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即“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它已经实现了国家化,在进行恐怖袭击和军事扩张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已具备一定的治理能力。该区域的面积已经超过英国,同时构成了“伊斯兰国”扩张的大本营。第二个圈子是西亚北非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伊斯兰国”的“地方政府”,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在效忠“伊斯兰国”后宣布建立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利比亚极端组织建立“伊斯兰国”利比亚省。第三个圈子是伊斯兰世界中目前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数十个极端组织,但影响力要远小于前两个圈子。第四个圈子即西方国家中成为“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传播和人质招募的对象。

“伊斯兰国”之所以像“充满魔力的磁铁”一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极端意识形态和成功的媒体策略相结合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国”主张以“圣战”方式在中东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所谓“哈里发国家”,对于陷入认同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边缘穆斯林群体,乃至陷入精神困顿的非穆斯林青年,都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伊斯兰国”熟练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人质招募,不仅使其人员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补充,对其表示效忠的分支机构也不断扩散。

美国中东战略是新恐怖主义的根源

巴黎“11·13”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在“9·11”事件过去14年之后,国际反恐斗争依然没有走出超越反恐的怪圈,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复杂态势,而美国反恐战略和中东战略的失败无疑是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重要根源。



悉尼歌剧院(左)、纽约新世贸中心(上)、旧金山市政厅(左下)、墨西哥参议院大楼(下)等全球多个地标性建筑点亮法国国旗色彩灯,悼念巴黎恐袭遇难者。 CPF/东方IC



小布什执政期间,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美国继续以反恐为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深陷战争泥潭,进而为“基地”组织的分散化和本土化提供了空间,并且直接催生了“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及至奥巴马当政,为实现从中东的战略收缩,美国开始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其反恐战略开始日趋功利化。在反恐手段上,除强调反恐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等举措外,奥巴马政府特别重视运用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等手段。美国尽管取得了击毙本·拉登等一批恐怖主义领导人的反恐战绩,但并未改变美国反恐战略治标不治本的本质,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撤军导致伊拉克陷入严重动荡的同时,叙利亚亦陷入乱局,美国旨在颠覆巴沙尔政权、盲目支持和武装反对派的错误叙利亚政策,为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横空出世及其向叙利亚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面对“伊斯兰国”的扩张,奥巴马于2014年9月公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具体说来,美国借重的力量主要包括西方盟国和地区盟国,这不仅缺乏联合国授权的合法性,而且其盟国内部也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诉求,致使反恐效果不佳,并饱受国内外舆论诟病。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法国继续执行了对中东变局进行积极干预的政策,成为欧洲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最为积极的国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国未对《沙尔利周刊》事件后国内存在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宗教、族群矛盾予以深刻反思和积极应对,这或许是此次巴黎恐怖袭击后法国必须正视和反思的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另一重要

根源在于阿拉伯大变局以来中东的持续动荡。当前,阿拉伯国家转型异常困难,宗教与世俗势力严重对抗、教派冲突频发、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难民问题严重,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而“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利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使其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国际社会只有采取标本兼治的反恐政策,助力中东国家解决发展难题,妥善解决中东热点问题,实现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彼此尊重与和谐共处,才有可能彻底直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作者系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为什么这次又是法国

——专访法国问题专家、文汇报前驻巴黎记者郑若麟

■本报记者 陆益峰

几个月前,3名美国小伙在一辆法国的国际列车上制服了一名枪手,幸运地避免了一场屠杀事件。然而这一次,幸运女神未能再度光顾法兰西。巴黎连环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巨大人员伤亡,震惊世界。

“这起恐怖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法国情报和警察部门的工作存在失误。而若要追究其根源,则与法国近些年的内外政策失误有关。”著名法国问题专家、文汇报前驻巴黎记者郑若麟这样分析道。对于法国总统奥朗德表态“伊斯兰国”(IS)应对此次巴黎恐怖事件负责,再加上此前将对恐怖分子进行“无情打击”的表态,外界纷纷猜测法国是否会派出地面部队。对此,郑若麟表示,法国肯定将加强空袭行动,也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但是派遣地面力量将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比如叙利亚政府并不欢迎法国军队;叙利亚恐怖势力犬牙交错,给地面反恐带来难度等等。

法国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

这次巴黎连环恐怖袭击的后果极其严重。过去法国的恐怖袭击只是针对某一群体,比如今年年初袭击《沙尔利周刊》,而这次则是针对平民的造成恐怖氛围的屠杀,是纯粹的滥杀无辜。因此,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性质上,这次恐怖袭击正如奥朗德后来在电视讲话中所说: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

不同于今年未遂的列车“独狼”袭击事件,这次明显是一起经过精心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比如,不仅巴黎多处地点几乎同时发生枪击或爆炸事件,而且有辅攻有主攻。郑若麟表示,在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的爆炸事件,明显是一次辅攻,因为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就是在体育场内,恐怖分子想要攻入体育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法国警方注意力,混淆警方视线,恐怖分子把主攻方向放在了造成80多人遇难的巴塔克兰音乐厅内。

“面对这样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活动,法国的情报部门居然事先没有发现蛛丝马迹,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工作

的重大失误。”郑若麟表示。此外,今年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事件,也暴露出法国警方警力不足的尴尬。郑若麟谈到,《沙尔利周刊》血案的几位主谋,其实早就上了警方监控的名单,然而后来由于警力不足,放弃了监控,这也是造成血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内政外交失策致安全形势紧张

从去年底开始,法国恐怖袭击事件逐渐增多。据报道,法国政府虽然已经挫败了上百起恐袭事件,但目前进入法国监控名单的激进人员有约4000人。其中一些是阿拉伯裔法国人,他们前往叙利亚、阿富汗参加所谓的“圣战”,回国后潜伏起来,伺机发动恐怖袭击。郑若麟认为,虽然目前法方还没公布这次恐怖袭击嫌疑人的详情,但很有可能是这些人所为。而《沙尔利周刊》血案的嫌犯也是法国公民。

为何法国会对法国人产生如此巨大的仇恨?郑若麟表示:“首先,我们当然谴责一切形式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但如果要根除暴恐事件,那么必须对背后的原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他认为,近年来法国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是造成法国恐怖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从内政上说,法国的“外来移民融入计划”出现了一定的挫折。随着大量阿拉伯裔移民涌入法国社会,虽然其中大部分人能融入法国社会,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未被法国主流社会接纳。“比如,你如果用阿拉伯名字去找工作,几乎很难找到工作。”郑若麟补充道。

在外交上,从萨科齐开始,法国放弃了“戴高乐主义”,相反积极介入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局势,比如在2011年首先空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而在最近的叙利亚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上,法国表现得比美国还激进。放弃戴派外交,积极介入中东局势,导致法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愈加严峻。据法国警方透露,在巴塔克兰音乐厅的血案中,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一边开枪一边高喊“为了叙利亚”等口号。“在叙利亚问题上,法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失当,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郑若麟强调。



■特约撰稿人 西尔万·博格

对于和我一样生活在巴黎的法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五。在辛苦工作了一周之后,一些人选择在家里休息,另一些人选择和家人、朋友一起外出休闲放松。和每一个周五的夜晚一样,电影院、运动场、音乐厅、餐馆、酒吧人满为患。巴黎平静地按照它的节奏生活着,忠实于属于它的欧洲习惯。

然而,11月13日晚上,这一切却变成了一个噩梦。当晚,一大群无辜的巴黎人死在了一小簇极端分子的子弹下,他们的生命被残暴地连根拔去……这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准备了晚餐,然后在电脑前观看一场电影,放松自己。就在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手机开始频频作响。不同的人给我发来短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我一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直到从电视中获悉这座城市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恐怖袭击。

没有人知道,当自己的国家、城市、日常生活和文化遭遇如此具有侵略性且原始野蛮的敌对势力攻击,并且试图铲

除你的时候,你究竟应该想些什么。

然而当这样一种恐怖触及到我的同胞们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团结立即建立了起来。为了了解自己的亲人朋友是否安然无恙,大量短信往来一直持续到深夜。在社交网络上,网友们互相报着平安。这种自发的同情心是极其感人的,尤其对那些从事件发生以来,还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朋友是否安全的人来说。

接着,全世界的同情与慰问都向着巴黎人与法国人传递过来。我自己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美国、印度,甚至伊朗朋友的消息。

作为一个与音乐界有着大量联络的人,我感到自己同此次在巴塔克兰音乐厅的人质事件关联密切。事实上,

我有很多朋友都有可能出现在这个音乐厅里。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依然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当时是否也在现场……

在短地睡了几个小时以后,周六早晨的巴黎在一种格外忧伤的情景中醒了过来。在经历了昨晚的难以置信、忧伤和愤怒之后,今天这一切同时让人觉得荒诞无比。所有的人都问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向那些无辜的人下手?他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

今天早上巴黎的街道几乎是人烟绝迹的,只有少量的行人神色凝重地行走在路上。没有人说话,但是所有人的心里似乎都在想着同一个主题。街头的有限的交谈都围绕着这个恐怖的故事。商店

都关闭了,学校也都关闭了,公共汽车不再行驶了,城市如同死亡了一般。警察们看起来疲倦无比,他们一定彻夜未眠。军人们也出现在街上,他们手里全都拿着枪,如同战争年代一般。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二战老兵,他常常跟我提起战争年代的事情。今天我突然对他从前的诉说的那一切有了新的理解。我从来不相信“国家紧急状态”会出现在我生活的年代。我一直以为,真正的战争是属于过去的。社交网络上有着各类人群的焦急询问:“我的弟弟昨天去听音乐会了。他没有回家,我们非常担心,有人看见他了吗?”“我的母亲住在11区,她不接我的电话,有谁有消息吗?”

我自己的表妹昨天从外省特地赶来

巴黎观看在法兰西体育场的足球比赛,她近乎奇迹地躲过了这场劫难。因为严重迟到,她幸运地躲过了第一枚炸弹爆炸的时间。“我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我再到一些,说不定也就……”因为极度恐惧,今天清晨她在获得警方的许可后立即离开了酒店,返回自己的城市。她原本是计划到首都来看球、购物,度过一个美好周末的,结果却陷入了一场战争。

今天早上,在寒冷与哀戚的氛围中,我与乐队全体成员们一同决定,像每个周六早晨一样继续我们的排练。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取消排练的。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不恰恰迎合了恐怖分子的目的了吗?他们不正是想让我们

一名法国音乐人给本报发来的现场连线——

“用无畏的生活来向受害者致敬”

这些法国人害怕,以至于所有人都无法继续正常生活吗?于是我们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聚集在一起,演奏我们的音乐。

我们的乐队贝斯手奥利弗那耶圈发黑,他晚上没有睡觉,坐在电视机前守候新闻。奥利弗那耶的好几个朋友昨晚在事发的巴塔克兰音乐厅工作,事发后就渺无音讯,他因此忧心忡忡。他知道,希望非常渺茫……

当我们从排练厅出来时,一切似乎正在恢复正常。街上开始有了生气,车辆也多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有点惊讶,因为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巴黎人今天留在家中。但是巴黎人似乎想要以他们的方式向受害者们致敬,人们虽然震惊悲痛,但选择了继续正常生活。恐怖分子,无论他们已经制造了何种恐怖,也许还将在未来制造更多的恐怖,但他们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国家胜利。法国是一个对和平与宁静的生活方式有着如此依恋与牵挂的国度,人们永远不会选择终日生活在恐惧里!

(本翻译:梅思繁)